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

老舍年谱

（下册）

张桂兴编撰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

老舍年谱

(下册)

张桂兴编撰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朝华

封面设计：宋展程

老舍年谱(上、下)

张桂兴 编撰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9.875 字数 742,000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21-1342-6/I·1050 定价：45.00元(上、下二册)

四世同堂
(一)
老舍

祁老太爺什麼也不怕，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在他的壯年，他親眼看見八國聯軍怎樣攻進北京城。後來，他看見了清朝的皇帝怎樣退位，和接續不斷的內戰。一會兒九城的城門緊閉，鎗炮轟炸，日夜不絕。一會兒城門開了，馬路又飛馳着得勝的軍閥的高車大馬。戰爭沒有嚇倒他，和平也沒有使他這樣懶。連前他要過市，過年也要祭祖，也是因為這。



◇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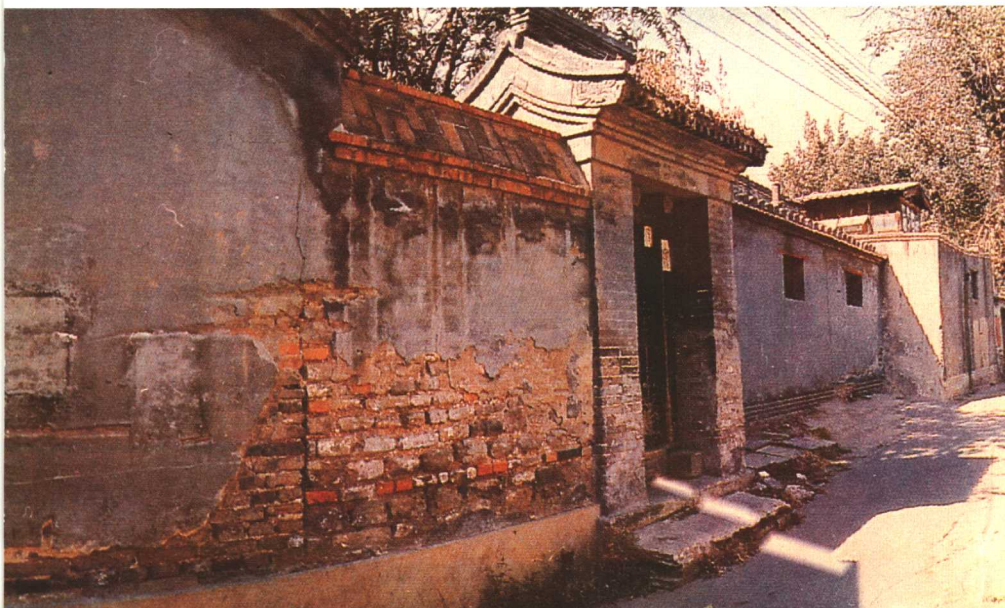
◇ 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讲学结束后，继续留美写作。其间，除完成了《四世同堂》第三部之外，还协助美国友人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出版。这是1947年摄于美国的写护照。

◇ 1946年摄于美国。



◇ 夏天，在家中的鱼缸旁。

◇ 老舍回国后，于1950年4月购买了北京东城灯市口迺兹府大街丰盛胡同10号（现为丰富胡同19号）的小三合院居住。在这里生活了16年，直至去世。这是大门口的照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 1950年5月,北京市文联成立,老舍始终担任主席。这是在家中同赵树理、王亚平一起讨论文联工作时的情景。

◇ 从抗战开始,老舍与胡风之间就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这是1950年9月两人一起采访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时的留影。





◇ 老舍从小就喜爱养花,这个愿望直到有了自己的小院后才得以实现。这是1953年夏一家人在院中花丛前的合影,左起:老舍、胡絮青、舒立、舒乙、舒雨、舒济。

◇ 建国后,老舍的生活很有规律,上午,一般是从事写作;下午和晚上,用于处理公务和接待来访。这是在庭院中的留影。

◇ 1954年12月13日，老舍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这是出席开幕式的照片，左起：老舍、丁玲、周扬。

◇ 1954年9月，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会间休息时的合影，左起：华罗庚、老舍、梁思成、梅兰芳。





◇ 在写作休息时，欣赏陶俑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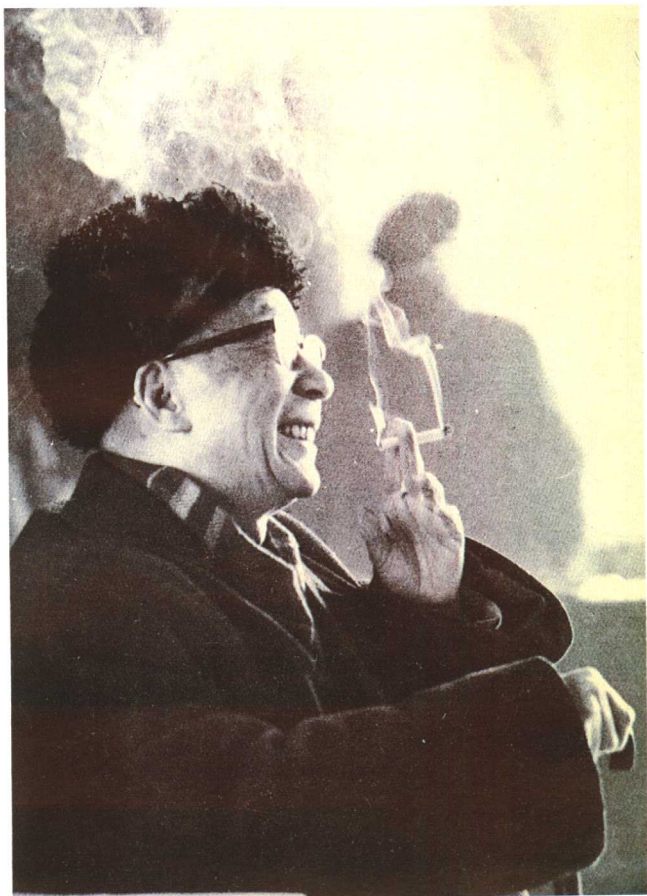
◇ 与夫人胡絮青一起，观看给曲波的题字。





◇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和支持着老舍；同样，老舍对周总理也总是怀着尊重和崇敬的心情，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友谊。这是1960年2月两人在春节联欢会上亲切交谈。

◇ 1963年元旦，蒋齐生为老舍摄影；后来，该照片成为获奖作品。





◇ 1962年4月，老舍与曹禺等人途经福建。逗留期间，曾观看莆仙剧《春草闯堂》。这是演出结束时同演员们的合影。

◇ 1965年3月，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促进了中日作家之间的友谊。这是老舍签名时的留影。

目 录

下 册

五、赴美之行 (1946 年 3 月 20 日至 1949 年 12 月 6 日)	467
1946 年	467
1947 年	476
1948 年	481
1949 年	500
六、建国以后 (1949 年 12 月 9 日至 1966 年 8 月 24 日)	509
1949 年	509
1950 年	511
1951 年	544
1952 年	578
1953 年	598
1954 年	618
1955 年	637
1956 年	658
1957 年	679
1958 年	706
1959 年	733
1960 年	764
1961 年	790

1962 年	830
1963 年	861
1964 年	886
1965 年	904
1966 年	927
编后记	937

五、赴美之行

(1946年3月20日至1949年12月6日)

1946年

47岁

3月20日 与曹禺抵达美国西雅图。据老舍自述：“弟与曹禺兄从3月20日抵西雅图，至今未得闲散，故尚未执笔略述游美见闻，如离沪时诸友所嘱望者，甚歉！”（《纽约书简》，载《清明》本年7月16日第3号）

其间 与曹禺在芝加哥停留四天。（老舍：《旅美观感》，载《书报精华》本年6月20日第18期）

3月29日 与曹禺到华盛顿。据曹禺云：“到美国后，我们受到美国国务院和各方人士的热情接待。在华盛顿，我们曾被安排住在‘来世礼’宾馆（Leslie House）下榻，这个宾馆是专门接待国家贵宾的，丘吉尔住在甲宾馆，我们住在乙宾馆。我和老舍各住一室，外交部有人来招待我们。”“此时，我们了解到，美国国务院专门请各国的知名人士来美国，希望他们长久地在那里工作，通过这些人来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克莹、侯增中：《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其间 与曹禺参加在华盛顿大学所召开的一次美国作家大会。据曹禺云：“记得他们讨论‘如何写文章投编辑所好’，‘作家如何找一个好的代理人（为作家推销作品、保护作家权益的人）’等等问题。”（同上）

同期，美国国务院为老舍、曹禺访美设宴洗尘。（《记老舍与曹禺》，载《上海文化》本年8月1日第7期）

4月 与曹禺抵达纽约,在宾夕凡尼亚车站受到乔志高(即高克毅)的迎接。先被安排在史丹霍酒店下榻,一星期后自己又移居塔夫脱大饭店。据乔志高《老舍在美国》云:“慕名已久的这位新文学创作者现在要来纽约享受应有的收获了,我怎样好好地招待他呢?第一要解决的就是他和曹禺下榻的处所。那时纽约市战时畸形繁荣的气氛尚未消逝,旅馆和公寓奇缺。老舍是在英国待过的,对于西方文化想来有高度的修养,不能胡乱把他安插到闹市中心、粗俗不堪的旅馆里去,不然的话不但对不起嘉宾,也替美国人丢脸。想来想去,打了许多电话,终于在史丹霍酒店 Stanhope Hotel 订下两个房间。这是一家高级的‘住宅旅馆’Residential Hotel(不久以前梅卿和我新婚旅行回来暂住过的),位于五马路 81 街,地区幽静,绿荫夹道,颇有欧洲风味。……约莫过了一星期,我们约好在 49 街‘无线电城’附近的‘广州茶园’Canton Village 晚餐,老舍告诉我他们搬了旅馆,已经从史丹霍搬到塔夫脱大饭店 Hotel Taft。”“唯一好处是塔夫脱的房价较为便宜,这倒是我所能理解的。”(香港《明报月刊》1977 年 8 月号)

其间 由美国国务院驻纽约的人员官式招待,也有《大公报》特派员及其他中国朋友陪同。(同上)

同期,与乔志高等人在广州茶园聚餐,恰逢同船来美的荣氏夫妇,饭后即应邀去荣家畅谈。据乔志高云:“‘广州茶园’是当年纽约‘中城’Midtown 一家很受欢迎的中菜馆。我们吃了一半发现邻座客人碰巧是老舍他们同船来美的荣氏夫妇。……当时大家相见甚欢,饭后荣家就请我们到他们五马路的漂亮公寓房子去畅叙。老舍此时大概已喝了几杯,说话比平时多些,忽然跟大家像讲故事一样讲了一段他初访美国的经验(指被骗 50 元美钞的事情——编撰者注)。”“老舍一时不提防而上了当,事后回想不禁哑然失笑。他用他写小说有名的幽默口吻为我们把这一段倒霉的经验讲得活龙活现;好在笑话是出在自己身上,这是幽默中的上乘,我们大家

听了也为之捧腹。”(同上)

同期,会见旅居美国的中国电影演员王莹,并在王莹的安排下与曹禺同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座谈了两次,交流了中美两国文艺创作的情况和经验。赛珍珠还两次设家宴招待老舍和曹禺,由王莹作陪。(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

同期,经王莹的引荐,与曹禺同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相识。据曹禺云:“那是在纽约,布莱希特正在写《伽利略传》,老舍和我去拜会他,我们谈得特别高兴。布莱希特爱中国情深,是很少见的,他很向往到中国来。这位德国戏剧家的夫人隆重地以酒、茶来招待我们。”(克莹、侯增中:《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

同期,在美讲学。据《中国文化》云:“老舍、曹禺抵美后,业已开始讲学。老舍讲题为《中国文学之历史与现状》,曹禺为《中国戏剧之历史与现状》。听讲者甚众。两氏于讲学之余,努力考察彼邦风土人情,尤注意于战后复员情况,俾作为著述之资料。”(《上海文化》本年5月1日第4期)

5月4日 总结“文协”的过去与将来在《抗战文艺》第10卷第6期发表。初收《老舍文集》第15卷。文中说:“‘文协’成立了七年多,工作不够紧张,而团结得很好。”“重要原因自然是人少钱少,想得到而作不来,可是外间的阻力也该分去一部分责任。阻力所及,虽开一小小座谈会亦是引起猜疑,而只求无过,不求有功之态度遂渐渐形成。‘文协’未夭折者以此,其半死不活者亦以此,感慨系之矣!可是尽管它半死不活,它却始终没有死。”最后,还对“文协”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若干“希望”。

6月4日 赠画家王方宇嵌字一联。手迹初收《老舍(画传)》。云:“方圆合度,宇宙洪荒。”

6月5日 在纽约收到吴祖光寄赠的《清明》创刊号后致吴祖光信。以《纽约书简(老舍先生告剧界诸友)》为题载《清明》本年7月16日第3号。初收《老舍写作生涯》,现收《老舍文集》第14卷。

信中说：“远在异国，得见诸友著作，快活如也！”“由西雅图，到华盛顿，再到纽约，一路走马看花，已共看了两次舞剧，三次广播剧，两次音乐剧，和八次话剧，曹禺兄看的更是多一些。在我看，美国的戏剧，在演技与设备上，是百老汇胜于他处，但在思想上，和尝试上，各处却胜于百老汇。百老汇太看重钱，至于演技与剧本，虽然水准相当的高，可并无惊人之处，老实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很忙，不能多写；请把上面这句话告诉剧界诸友，请他们继续努力前进吧！”

6月9日 出访美国的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在纽约逢70岁大寿，旅居异国的南开校友70余人人为其举行祝寿会，老舍与曹禺联名写了一首长诗《贺张伯苓先生70大庆》予以祝贺。载《伉俪》本年8月第3期。署名老舍、曹禺。初收《老舍幽默诗文集》（海南版）。诗云：“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就仿佛提到华盛顿，/或莎士比亚那个样。”“他并不求名，也不图利，/他只深信教育青年真对！”“他爱的是学生，/想念的是校友。”

6月20日 广播讲演稿《旅美观感》在《书报精华》第18期发表。文末注：“录自旧金山广播。”文中说：“我感到美国人非常热情，和蔼，活泼，可爱。”“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自己也是世界人，我们也是世界的一环，我们必须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中美两国的文化要联合起来，发扬两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我们对外的宣传，只是着重于政治的介绍，而没有一个文化的介绍，我觉得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过去我们曾经向美国介绍我国宋词，康熙瓶，这最多只是使美国人知道我们古代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但却不能使他们了解今日中国文化情形。我觉得中国话剧在抗战期间实在有成就，并不是拿不出的东西，这些话剧介绍给美